

20 世纪中外儿童文学中动物形象的对比分析与启示

江品评 姚思颖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DOI:10.12238/er.v5i5.4667

[摘要] 童话,即儿童文学,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儿童文学中,动物是重要的角色形象之一。从古至今,形形色色的动物形象深受世界各国的儿童文学作家的青睐。童话的主要阅读者——儿童,通过阅读与动物有关的中外儿童文学,既能将自己的身心置于创作者营造的浪漫动物天堂,又能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中西动物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 儿童文学; 动物形象; 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 G258.7 **文献标识码:**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Animal Imag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Pinping Jiang Siying Y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airy tales, that is, children's literature,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literary work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imal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racters. Various animal images have been favored by children's literature writ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f all time. The main readers of fairy tales—children, can not only place their body and mind in the romantic animal paradise created by the creator, but also fee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nimal cultures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animal images; cultural difference

中西方动物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创作者给予动物角色的背景环境、动物角色的创作意义等几个方面。而引起这些差异的原因,则需要我们回溯到中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创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中西方动物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迹可循的。在此文中,笔者将着重于研究20世纪的中外儿童文学,重点分析20世纪中外儿童文学中动物形象的不同描写,从两个角度探究其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并从中总结出一定启示。

1 动物形象的主要差异

1.1 动物角色背景环境的差异

19世纪,西方动物儿童文学热衷于将荒原、田野等远离人类文明的场景作为动物角色的主要背景环境。《安徒生童话》中的《丑小鸭》一则,田野、溪流、大自然等自然场景是丑小鸭生活的主要环境。丑小鸭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但是到了20世纪,西方童话中对于动物角色背景环境的选择发生了改变。美国童话作家E·B怀特创作的《夏洛的网》是以朱克曼家的谷仓作为主要的背景环境,以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的友情为主要故事情节的童话。20世纪以来,相较于19世纪远离人类文明的场景,西方的

童话作家更将目光聚集于靠近人类文明及融入人类文明的背景环境。

放眼20世纪的中国童话创作,动物角色的背景环境设定则始终与人类文明密不可分。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儿童文学真正意义上进入发展阶段。“金鸭上帝是一只神圣的鸭子。全身的毛是金的。有一天,金鸭上帝忽然生了许多蛋。这些蛋都变成了人,有女子,也有男子。金鸭上帝说:“从此以后,你们就叫做‘人类’,你们会有许多子孙。我还要造出天地万物来,使你们能够生活。”于是就有了天地万物。于是金鸭上帝的子孙繁殖了起来。”这段描写摘自20世纪中国著名童话作家张天翼的讽刺童话《金鸭帝国》。在作者笔下,金鸭成为了人类的上帝,与人类文明紧密结合。反观《夏洛的网》,虽然作者将朱克曼家的谷仓作为动物角色的生活场景,但动物角色与人类角色相互独立^[1]。

1.2 动物角色创作意义的差异

抛开童话本身具有的文化特性,从文学的宏观角度看,文学的创作意义对于文学这一整体来说,其地位之重,毋庸置疑。因此,中西方儿童文学中动物角色的创作意义是具有讨论价值的。

20世纪的西方动物儿童文学,在动物角色创作意义的维度,

承接了19世纪动物儿童文学创作者的理念——即动物角色的创作意义。其意义在于关注动物本身,表现动物的角色特性,关注动物所处的自然世界。与动物相关的儿童文学,分为纯粹描绘动物角色的童话与人类介入的童话。纯粹的动物童话自不用说,在有人类介入的动物童话中,西方童话创作者往往对人与动物给予分量相当的笔墨,而对于那些以描绘动物角色为主的童话,更是将绝大篇幅的笔墨用于描绘动物角色。以上文中提到的《夏洛的网》为例,朱克曼家的谷仓为动物活动环境,蜘蛛夏洛和小猪威尔伯为主要角色。而朱兹曼夫妇及小女孩弗恩则是这篇童话的配角。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建立友情,夏洛拯救小猪的生命是故事的主要内容。而《夏洛的网》的创作意义,在于对生命本身的赞美与眷恋。这里的生命可以具体化为动物的生命,结合故事本身,进一步细化为蜘蛛、小猪生命的意义。《夏洛的网》很好地贯彻了关注动物本身的创作意义。

20世纪的中国动物儿童文学,动物角色的创作意义与西方相比,大相径庭。20世纪的中国动物儿童文学,在动物角色的创作意义维度上,承接的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意义,即“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相较于关注动物本身,关注自然界,中国的动物童话更加注重实用主义的贯彻。在特定的背景下,特定的动物角色可以指代某一社会群体,借以表现作者对这一社会群体或者某一社会现象的反思、讽刺、批判、讴歌等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理念情感。在具有人类角色设定的动物童话中,动物角色往往会沦为人类角色的陪衬。相比于使用“人类介入的动物童话”这一归类方式,“动物介入的人类童话”往往能更加准确地将这一类型的童话进行归类。以童话作家陈伯吹先生发表于建国初期1955年的童话《一只想飞的猫》为例,故事背景设定于以“想飞的猫”为主的动物小世界,故事的绝对主角是“想飞的猫”,配角则是蝴蝶、喜鹊等生活在“想飞的猫”周遭的小动物。该童话主要讲述了发生在不愿学习、却爱自吹自擂的“想飞的猫”身上的一系列趣味故事。在该童话中,“想飞的猫”指代的是建国初期社会中存在的一部分娇生惯养的儿童。《一只想飞的猫》,创作意义在于用想飞却不结合自身条件、不学习飞行方法的猫指代建国初期社会中一部分娇生惯养的儿童,对这部分儿童骄傲自大、好逸恶劳的缺点进行讽刺与批判。由此可见,《一只想飞的猫》贯彻“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创作意义。

2 动物形象创作差异的原因分析

2.1 历史文化背景

放眼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国家、地区的文学作品,其创作风格,或多或少都能反映该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色,动物儿童文学自然也不例外。

2.1.1 西方动物儿童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化传统

浪漫主义,是儿童文学的本质。真正的儿童文学,应该是能被儿童所喜爱,并与之精神世界相契合的文学。20世纪的西方动物儿童文学,虽然动物角色的背景环境设定也逐渐向人类文明靠拢,但是在创作意义的维度,动物角色与人类角色仍然是相互独立的,童话创作者通过赋予动物角色不同的性格,反映动物自

身的特点,关注生命、关注自然。与中国童话用动物角色反映人类世界,或者用动物角色作为人类角色陪衬的做法不同,西方动物儿童文学,赋予动物不同的性格,是一种着眼与动物本身的做法,而这种创作思路,正与浪漫主义精神相契合。

从古至今,凡是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文学,均可划入广泛浪漫主义的范畴。西方的浪漫主义,从广义的维度看,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萌芽。从文艺复兴时期起进入发展阶段,18世纪末,浪漫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逐渐进入繁荣阶段。19世纪下半期直至20世纪中期,浪漫主义进入演变阶段。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与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19世纪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运动在法国盛极一时,在这一时期,以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创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与情节、浪漫而华丽的幻想,表达对大自然的赞美与对城市文明的不满。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浪漫主义运动结束,但是由于文学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所以浪漫主义运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文化传统的消亡,正因如此,20世纪动物儿童文学仍深受浪漫主义文化传统影响。

2.1.2 中国动物儿童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化传统

20世纪的中国动物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精神,贯彻于动物角色的背景环境设定、创作意义等方面。现实主义强调关注现实世界、反映社会存在的弊病、并力求解决方案。动物儿童文学的本质是浪漫主义,那么是何种因素使得中国的动物儿童文学选择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呢?从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剖析,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传统文学是促使中国的动物儿童文学选择这条道路的主要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各路思想呈百家争鸣之繁盛景象。但是,无论是纵向的历史维度,还是横向的传播范围维度,儒家思想对后世和世界的影响是最深远的。这是统治者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经世致用,内圣为王。这短短的八个字简要概括了儒家思想的精髓。经世致用,强调文学的现实意义、教育意义;内圣为王,意为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与能力素质水平,治国理政平天下。这些是对士大夫的要求,要求他们关心现实社会、关心民族国家。然而,士大夫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群体之一,实用主义的精神必将深刻影响文学创作。扎根现实、脚踏实地、不尚空想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成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脉络。

然而,中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如屈原、李白,也将浪漫主义诗篇带入中国伟大而漫长的文学史中,但他们却未使浪漫主义超越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化创作的主流,又是何种因素所导致的呢?这应从创作者本身的背景谈起,中国的浪漫主义创作者如屈原、李白,其共同点是在官场仕途的抱负不得实现,因此,这类作家转而寄情山水,创作出了一幅幅伟大的浪漫主义诗篇。但是这类创作者在各个朝代大多不属于文学创作的主流。各个朝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依然是“士大夫”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政者。因此,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也就不足为奇了。细化到笔者研究的动物儿童文学,在中国的文化土壤初现之时,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中国现实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2]。

2. 2时代背景

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动物角色的背景环境及创作意义之所以与人类文明联系紧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20世纪前期,中国国内外动荡不安,政治局势可以用内忧外患一词概括。1931年,日本发动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武装侵略,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人民进入了更加水深火热的生活环境。因此,动物角色的创作背景也相应地与人类文明紧密联系,反映现实,也继续文学创作的主流地位。动物童话作家,融讽刺、讴歌、隐喻等写作艺术为一体,对动物角色进行童话创作。创作的目的在于使儿童了解现实和世界人民的苦难,这一目的,从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随着社会动荡程度的加剧,也进一步深化到了要求儿童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的程度。《金鸭帝国》创作于解放前,这一时期的动物童话,力求反映时代的需求,而非角色的个性^[3]。

将目光转向20世纪的西方,19世纪40年代结束的浪漫主义运动仍然给西方动物儿童文学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角色的创作意义上,仍旧以关注动物本身,关注生命,关注自然为主。但是,在角色背景环境的设定上,20世纪的西方,已经不再将大自然作为角色创作的唯一舞台。20世纪,世界各地充斥着规模大小不一的战争。一战、二战、及二战之后的冷战,在这一时期,战争闯入了文学的世界,这也意味着,与人类文明相关联的现实世界闯入了动物儿童文学的世界。因此,在角色背景环境的设定方面,西方动物儿童文学将人类文明融入其中^{[4][5]}。

3 动物角色差异给当代动物童话创作者的启示

3.1 坚守纯洁

曾有人对儿童文学进行过“单纯”的界定。但是,单纯的童话,具有难以反映现实世界之复杂之局限。反观20世纪中国的动物童话,经世致用,是其主要特点之一。在与西方的浪漫主义动物童话比较时,中国动物童话所呈现的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并不能一概而论为其弊病所在。通过动物童话反映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当代中国儿童与儿童的家长来说,是有必要的。通过阅读童话,儿童不断加深对现实世界的了解,与童话作家而言,是具有创作意义的。

但是,现实意义在动物童话中的体现不应当过度。动物童话不需要以单纯为宗旨,但应当坚守纯洁。20世纪的动物童话,以张天翼的《金鸭帝国》为例,讽刺色彩过于浓重。社会的复杂、甚至是丑恶,可以通过童话展现,但是童话,特别是动物童话的本质,应该是向善向好的。西方动物童话《夏洛的网》,展现的就是动物之间真挚而美好的友情,这是值得中国动物童话创作者学习的。郑渊洁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皮皮鲁总动员》,其中的动物角色,舒克与贝塔,就被赋予了积极正面的色彩。舒克与贝塔,心地善良、有勇有谋。智慧、勇敢、善良这些向善向好的品质,正是动物童话需要儿童传达的纯洁的品质^{[6][7]}。

3.2 提高艺术价值

于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价值与艺术价值赋予读者两种不同的情感传达体验。前者更注重文学作品对现实的运用价值,后者则更关注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20世纪的中国动物童话,在现实价值的传达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对现实价值传达的过分追求,容易使动物童话与政治挂钩。因此,当时的动物童话,曾经陷入政治色彩过于强烈、内容刻板僵硬的创作误区。

童话具有浪漫、幻想的特性,而这正是其艺术价值即审美意义所在。同样受现实世界影响,20世纪的西方动物童话,仍旧保留了其浪漫主义色彩。天马行空的想象、动物间的情感传达,童话创作者大可从这些方面提高动物童话的艺术价值,向读者传达在其他文学作品中无法、或者很少能感受到的审美情趣。

4 结语

在儿童文学中,动物是重要的角色形象之一。动物形象在中外儿童文学中的对比分析,不仅是分析动物形象在童话中的表象差异,更重要的是挖掘差异背后更深层、更本质的原因。20世纪中外儿童文学中动物角色在背景环境和创作意义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更关注人类还是更关注动物角色本身。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化传统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背景,以及与战争息息相关的时代背景是动物角色在中外儿童文学中的差异性形成的主要原因。研究动物形象在中外儿童文学中的差异,意义在于通过分析差异及差异产生的原因,为当代动物童话创作者提供一定启示:动物童话创作者应始终坚守纯洁,并在创作的过程中努力提高动物童话的艺术价值,在童话中塑造读者喜闻乐见的动物角色形象。

【参考文献】

- [1]高茂梅.中国当代童话教育内容的弊病及发展方向[J].新丝路(下旬),2016,(12):120-121.
- [2]胡正学.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演进及其深远影响——国内外第一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史》中的新颖见解之一[J].法国研究,1990,(02):39-43.
- [3]杨江柱.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史》绪论[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01):72-83.
- [4]张安琪.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童话的译介与创作[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02):161-162+169.
- [5]许琼琦.20世纪中国创作童话中的民间童话质态[J].昆明学院学报,2012,34(04):1-4.
- [6]王泉根.现实主义: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主潮[J].河南社会科学,2016,24(06):90-99+123-124.
- [7]孙大公.大千世界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J].丽水师专学报,1993,(04):9-12.

作者简介:

江品评(2001--),男,汉族,浙江淳安人,本科生,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中外儿童文学。

姚思颖(2002--),女,汉族,江西萍乡人,本科生,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中外儿童文学。